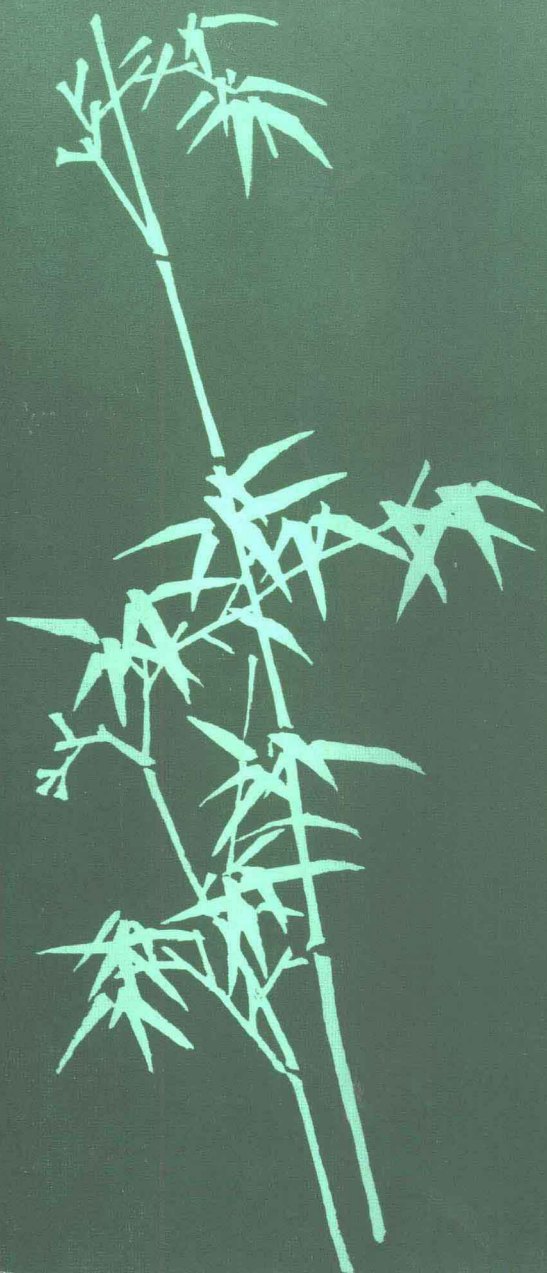


陈仁洪
文川网
入班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從閩北到皖南



從
閩
北
到
皖
南

李一氓



从闽北到皖南

陈仁洪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一三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7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

书号：11173·121 定价：0.90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序

仁洪同志写了这本回忆录，反映他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一年十年间，参加闽北红军游击战争及新四军抗日战争的活动过程。

当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长征，其他红军主力相继退出各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时，留在南方八省：赣、闽、粤、湘、鄂、豫、皖、浙的红军和游击队，则依然就地坚持战斗，达三年之久。闽北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当然也不例外。他们为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所进行的战斗是极为残酷的，环境之险恶殆难以想象。但是他们战斗过来了。作者在本书的头几章，对当年闽北同志们所遇到的困难和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作了很翔实的记录。陈丕显同志对粤赣边区艰苦的三年岁月，已出版一本《三年游击战争》的回忆录。这两本有关三年游击战争的著作，都很有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取得极大的成就。十月间，我们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

军，北上抗日，开赴苏南、皖南前线。闽北的红军游击队，就集合到皖南徽州岩寺，成为新四军的一个支队的的一个团，即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当时，仁洪同志任第五团第二营营长。我参加岩寺的新四军整编工作，因而我认识了他。

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坚决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他们和八路军的同志一起，忠实地代表全民族的利益，高举抗战旗帜，浴血奋战。譬如第三支队就在皖南前线，作为繁昌七次保卫战的主力，打得敌人胆战心惊。其中塘口坝之战尤为激烈，至今回忆起来，战场景况，犹历历在目。敌我对垒，白刃肉搏，往返冲杀，我毙伤日寇约四百余名，敌酋川岛中佐也被我击毙。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我军获得皖南抗战的伟大胜利，皖南人民群起欢呼。本书作者以营指挥员亲身参加和指挥了这次战斗。我主持的新四军《抗敌报》特为此发表了社论。社论高度评价这次战斗的英勇和胜利：“只要看一看我们牺牲的同志一手握着手榴弹，一手握着步枪的情形，就可想见其壮烈坚决的斗志；只要看一看我们二营营长陈仁洪虽身受数伤，而犹指挥到战斗终结，就可以知道是如何保持和发扬了我们轻伤不下火线的传统。”今年是抗战胜利

四十周年，无论如何，我军八年抗战的历史勋业，已光荣地载入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史册。

仁洪同志以他满含诚挚感情的笔调，记述了这段历史，既真实，又丰富。他以自己所在部队的发展、变迁为主线，浓笔重彩，描绘了高级指挥员，也描绘了众多的普通战士。其中，每一场战斗，都各具特色，炮火硝烟飘升之处，还推出了闽北、皖南一带的风景画卷，情真意切，纯朴自然。所以作者自己说，这段历史是他踏上革命征途的历史，是他的人生观改造奠基的历史。所以他又说，那些和他一起走革命道路，而又早已为革命献出热血和生命的战友，那些根据地的父老乡亲，那些他生活和战斗过的山山水水，总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是以这样的心情来写这本回忆录的。这对逝者是告慰，对生者是鼓励，对今天从事四化建设、锐意改革的勇士们也是一种力量。

作者信笔所及，使作为新四军战士一员的我，耳际一直回荡着那雄壮的歌声：“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李一氓

一九八五年元旦

目 录

序	李一氓
铅山风暴	(1)
在独立营的日子里	(9)
激战四渡桥	(21)
别了！大安	(40)
重建独立师	(48)
首战紫溪	(55)
盖竺劝降	(64)
李德胜叛变	(74)
甘溪大捷	(84)
挺进邵建顺	(95)
艰难的岁月	(106)
石塘整编	(123)

岩寺大会师	(138)
接防红杨树	(152)
繁昌保卫战	(168)
血洒皖南	(187)
坚持皖江斗争	(210)
后记	(215)

铅山风暴

我的家乡铅山县，位于江西东部的信江中游，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清水白米饭，柴干水自流”的好地方。但是，在旧中国沉重的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盘剥下，农民往往是放下镰刀就断粮，一年到头过着吃糠咽菜的悲惨生活。贪官污吏、地主豪绅的巧取豪夺，反动政府、大小军阀的横征暴敛，使贫苦劳动人民鬻儿卖女，倾家荡产，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走投无路。砸碎这个吃人的社会，建立新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成了广大贫苦农民心目中的迫切愿望。

一九二七年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召开了。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风起云涌的工农武装暴动便在湘、赣、闽、粤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在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同志领导下，暴发了轰轰烈烈的江西弋横起义。接着，一九二八年秋，在陈耿、徐履峻、杨峻德等同志的领导下，又成功地实现了福建崇北起义。

铅南地处闽赣边界，隔武夷山与崇北相邻。铅南群众吃不起政府高价配给的浙盐，常翻山去挑闽盐。这样，崇北起义的

消息很快就被挑盐的农民和商人带到铅山来。他们有声有色地传说着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种传奇性故事，这些故事把穷兄弟的心给吸引住了。大家多么希望看看共产党，看看红军是个啥样子，多么希望共产党也来我们这一带，把欺压穷人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统统打倒！一年前的弋横起义，人们还觉得遥远，不单因为隔着信江平原，主要还是因为这中间的河口和铅山县城（永平镇）里驻着国民党部队。现在，革命已经在山南边闹成了，也许用不了多久，这把火会翻山越岭烧过来的。乡亲们争相传告，僻远的铅南山区苏醒了。

这一年，我在家乡紫溪镇沧头村附近的西山村私塾读书。有一天放学回家，路过沧头村西的一个棺材铺，听到里面有人说话。这个地方平日只有几个木匠做活，很少有人来，小孩子害怕那一口口漆得乌黑的棺材，也不敢到这里来玩，是谁在这说话呢？出于好奇，我悄悄地走过去，把脸贴在门板上往里望，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我刚想要走，屋门“吱呀！”一声突然拉开，我吓一跳，抬头一看，我大哥王大兴正站在门口，里面还有陈维龙、郑卫金等几个人。大哥面带愠色喘了一口气，瓮声瓮气问道：“你来做什么呢？”“听到里面有人说话，我过来看看。”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大哥有事，以后不要再来了。”大哥一边说一边关门，显然有些不耐烦。“好吧！”我快快不快地走了。

后来，我又多次发现他们几个人在那里碰头。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大哥年长我十八岁，平时少言寡语，是老实勤快的庄稼人，只知道埋头作活，近来，他和我二哥王继云经常很晚才回来，在家里也议论一些外头的事。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在干秘密的事，但又不好问，心里干着急。一天，大哥把我叫到

跟前，低声跟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做点事？”我一听就猜到肯定是那种秘密事，便一口答应说：“怎么不行，你信得过我？”“信得过你，”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接着说，“今天我们要在棺材铺开个会，这儿离紫溪很近，民团经常下乡，你在外面望望风，一有情况就唱山歌……”说完，他拿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嘱咐说，“这件事，你一个人知道，对谁也不能说！”我郑重地点了点头，觉得自己也参加了他们的秘密活动，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打那以后，我经常背上鱼篓，装扮成捉鱼、拾田螺的样子，给大哥他们站岗放哨。

不久，发生了闽北民众会组织铅南挑盐群众打盐卡，消灭“盐勇”的事。当时国民党江西政府规定，江西只能吃浙盐，不准吃闽盐。为了禁止老百姓到福建去挑运比浙盐便宜一半的闽盐，就在乌石、车盘一带设盐卡，派盐警把守。这些盐警无恶不作，见到挑盐的，轻则罚款，重则没收，还要毒打一顿。老百姓早就恨透了这些家伙。民众会组织挑盐群众砸了盐卡，消灭了二十多名“盐勇”，还缴了十多条快枪。农民们非常高兴，心里头对民众会也就更佩服了。东坑的农民黄风阶、余水发、周茂祯等与崇安北路的民众会早已接了头，这时，更加积极活动，秘密地宣传“平田卸债”，并以亲友串连的方式发动群众加入民众会，暗中酝酿武装起义。一九二九年六月，终于在石垄一带举行了暴动。

一九三〇年六月，闽北苏区划归赣东北苏区领导，闽北红军五十五团，与赣东北红军合编为红十军。与此同时，铅南革命委员会在石垄宣布成立。这时，在紫溪西边的郭家、十八都、沧头一带，党开始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抗租、抗税、抗粮、抗债的“五抗”斗争。大哥、二哥他们更忙了。这年秋天，因家境

不好，我已辍学，给大哥、二哥他们做一些放哨、送信的事。

十月的一天，李德和把我带到沧头村后山的松林里，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他要我蹲下，放低了声音对我说：

“我经常和你大哥他们在一起，看着你为我们做事，我们相信你。”

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只拿眼瞪着他，李德和接着说：

“你听过我们讲共产党的主张，你觉得怎么样？”

“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办事出气，是好样的，我早就想参加共产党。”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那好。可是你现在年纪还小，还不能参加共产党。”

“我不早就在为共产党办事吗？为什么不能参加？”我着急地问道。李德和看着我着急的样子，笑了笑说：

“这是党的规定，你现在还不懂，暂时参加不了共产党，可是共产党有个好帮手，叫‘C·Y’，干的是跟共产党一样的事，你如果愿意，可以先参加‘C·Y’。”

我想，参加不了共产党，能参加“C·Y”也行，反正都是打土豪为穷人办事，便爽快地答应说：

“好，我愿意参加！”

李德和看着我说：“你参加了‘C·Y’，就是参加了革命，如果被地主、国民党抓住了，是要砍头的，你怕不怕？”

“不怕！”

“干了革命，就要一心一意干到底，到死都不能叛变。”

我发誓说：“如果中途变心，我就是小狗，出门让石头砸死，过河掉水里淹死！”

李德和笑了。他说：“参加‘C·Y’干革命，要讲严格的纪律，组织内部的事，上不传父母，旁不传兄妹，下不传妻

儿，干什么都要听组织安排，叫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打折扣，不讲价钱。”

我回答说：“这我都能做到，你们就放心吧！”

“好，就这样定了。”李德和拉着我站了起来，临走时对我说，“今天晚上，掌灯以后，你到十八都村西的柴草棚子里去，‘C·Y’要在那儿开个会。”

晚上，我去得很早。不一会，辛有富他们几个人也来了，连李德和一共八个人。看看人到齐了，李德和站起来，表情严肃地对大家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就是‘C·Y’。今后，我们在组织内部互称同志。现在进行入团宣誓。”说完，李德和带领大家举起了拳头。墙板上吊着的松明灯，“僻僻叭叭”地燃烧着，照耀着屋子里七、八张年轻稚气的脸，大家屏住呼吸，听着李德和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誓词大意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决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严守秘密，牺牲个人，坚持斗争，永不叛变，如有叛变刀斩弹穿。

宣誓之后，李德和给我们布署任务：收集敌方情报，调查本村地主土豪的情况。我感到自己是在组织的人，心里有说不出的自豪。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

入团以后，我才知道大哥、二哥和陈维龙、郑卫金他们早就是共产党员了，他们经常秘密开会，正是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铅山各乡的农民武装暴动终于自南向北蜂涌而起。农友们高举农会会旗，手拿鸟铳、猎枪、大刀，浩浩荡荡地冲进地主土豪的大院，烧地契、毁租约，破谷仓，分浮财，村里村外响彻着激动人心的口号声。夜晚，暴动农民手里

的竹火把出没在山里村外，象一条条奔腾跳跃的游龙。沉睡的铅南山乡沸腾了。

随着武装暴动的胜利，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儿童团、少年队、妇救会、赤卫军、反帝大同盟等各种群众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这时，组织安排我在乡苏维埃任儿童团团团长。

当时，由闽北向铅南漫延的武装暴动是沿着两条线发展的，一条是由崇北——东坑——石垄——郭家——西山——坑口——港里——王泊坂——排山——杨村；另一条是由乌石——车盘——岭源——下渠——观星岭——石塘——十都。这两条线，把国民党铅山政府的“模范区”紫溪包在中间。一九三一年初，铅山县委组织参加大暴动的农民从两边夹击，彻底消灭紫溪的反动武装，一下子解放了紫溪镇，把苏区的前沿一下子推到了十一都、铅山县城关、七里铺一线。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下，铅山县委在高田召开了全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各区普遍进行土地改革，并动员苏区人民积极参加红军，向白区推进，扩大和巩固苏区，以完成使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的光荣任务。

一九三一年三月，正当铅南的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国民党开始对赣东北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闽北苏区也遭受到刘和鼎五十六师、铅南吴仰山靖卫团、福建省防军钱玉光旅、海军陆战队林秉周旅的联合进攻。在铅南，吴仰山和车盘的陈和尚、石塘的任老汉从紫溪，扬村的鸟枪队从西源，皇碧的祝金全挨户团由龙鹤，崇安挂墩挨户团从桐木关，兵分四路包围石垄中心区，闽北红军和各地的游击队、赤卫军，虽奋

力抵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一些苏区暂时失守。

四月，闽北苏区日益吃紧。为了挽救闽北的苏维埃运动，方志敏、周建屏同志率领红十军四千多人，从横峰铺前出发，先克华埠，再渡信江，一下子将七十九师李坤一个团打掉。铅山县国民党县党部头目杨大鹏，吓得化了装藏在染铺里，被我红十军抓获，这家伙和横峰逃过来的土豪一起，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尔后，红十军经石溪，沿上（饶）铅（山）边境直取重要集镇石塘，于四月二十七日占领了石塘镇。守敌陈祖寿商团仓惶逃往县城，不可一世的任家保卫团全部被歼，作恶多端的任老汉当场被击毙。

红军在石塘的胜利使铅山东南纵横百里为之震动，土豪劣绅惊恐万状，劳动群众欢呼雀跃。红军纪律严明，严格执行保护中、小商业的政策，受到石塘人民的普遍称赞。

攻克石塘以后，红十军即翻过温林关，向崇安坑口——长涧源——四渡桥进攻，五月二日攻取赤石镇，歼敌林秉周一个团的大部，缴获了大批银元、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红十军休整数日后，出毛竹关，凯旋赣东北，临行前留下黄立贵同志领导的特务营，以加强闽北独立团，黄立贵同志任独立团团团长，各区的游击队也得到了一些武器补充。

红十军这次入闽，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恢复和巩固了闽北苏区，铅南的革命根据地随之迅速发展，扩大了王泊坂、下渠、观星岭、占家坂、彭村等区乡。至此，铅山南岸苏区，以紫溪为中心，面积达六百多平方公里，加上北岸苏区的面积，两块苏区约占全县面积的一半多。游击队的活动地区也进一步扩大，北到距铅山县城十余里的七里铺，西到

湖坊、陈坊一带。铅山的革命力量已成燎原大火，国民党铅山政府已处在苏区人民的包围之中。

在赣东北和闽北苏区，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展开了。这场土地革命运动，摧毁了数千年来紧紧束缚农民的封建剥削制度，满足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强烈愿望，人们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产热情极为高涨。土改的第一年就夺得前所未有的好收成。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年轻的苏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包括铅山在内的闽北、赣东北苏区，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在独立营的日子里

铅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闽北根据地和赣东北根据地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个整体，形成了对蒋介石统治的心脏地区——江浙的更大威胁。铅山是闽北苏区的北部前哨，铅山苏区和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和壮大，使敌人在铅山境内剩下的几个据点——河口、永平、石塘、扬村，陷入了工农革命的红色包围之中，昔日敌人通行无阻的信江和浙赣铁路线，也经常处于我控制之下，这不能不引起敌人的恐惧。因此，敌人在对赣东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的同时，调集大批兵力对铅山和闽北苏区进行疯狂“围剿”。

一九三一年八月，敌人增重兵于信江两岸矛头直指铅南根据地。他们以第五师汤恩伯旅为主力，配以地方反动武装，分两路扑向苏区，一路是马励武团，自上饶沿上铅边境，进击石塘；一路是吴琪三团，自河口经扬村，进攻紫溪。

铅山县委和县苏政府，根据闽北分区委的统一要求，紧急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武装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粉碎敌人进攻。这年九月我（当时任乡团支部书记）和一大批青年团员一起，集体报名入伍。苏区到处呈现一片送郎送

子参军的热闹景象。红军队伍发展很快，赣东北的中央红十军、闽北的独立团、各县的独立营、各区的游击队队伍迅速扩大，各乡还把七至十五岁的儿童编为儿童团，十六至二十四岁的青少年编为少年先锋队；二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壮年编为赤卫队。由他们担负镇反、打土豪、守口放哨、保卫红色政权的任务，并为红军抬伤员，送给养，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赤卫队还建立一支专门执行地雷战任务的“丝炮队”。在革命根据地形成了由中央红军、地方红军、县独立营、区（乡）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组成的武装力量体系，建起了一座全民皆兵的铜墙铁壁。

我入伍后被编入县新兵团，经过几个月的教育训练，新兵团的同志开始被输送到主力红军部队。就在这时，铅山团县委派人找我谈话，决定将我留下做地方工作。我好不容易盼到参加红军，又听说要留下，思想不通，闹了几天别扭。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决定，留了下来。县委把我派到王泊坂区任团区委委员。

一九三一年十月，铅山县委在石垄召开了全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由县委书记洪坤元主持，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同志到会指导。会议提出的中心任务是：猛烈地扩大红军，动员新区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会议改选了县苏维埃的领导人，刘忠洪当选为县苏维埃主席。

随着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铅山县的红军游击队进一步壮大，苏区也随之扩大：北邻铅山县城永平，西逼陈坊、皇碧，东与上饶毛楼雨溪苏区、南与崇安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一千二百九十多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除河口、铅山县城周围十数里和陈坊外，到处都有红军游击队活动。逐渐壮大的铅山独立营经常袭击铅山县城，搞得敌人坐卧不安，一次一次地加高城墙。为了适应苏区迅速扩大的形势，便于指挥

全县的革命活动，县委、县苏维埃领导机关由郭家迁往紫溪。

一九三二年二月，我任王泊坂区团委书记。区团委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区游击队巩固和扩大苏区，当时，区游击队只有六十几个人，二十多条枪，我经常带领这支队伍到白区活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并配合县独立营作战。

一九三二年三月铅山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紫溪召开。这时，苏区形成了空前巩固的局面，地方反动武装如吴仰山靖卫团和各地的地主武装都不敢轻举妄动，国民党军队也只能死守河口、县城、陈坊等据点。闽北苏区群众称一九三二年是太平年。这次会议在黄道同志和县委书记洪坤元同志指导下进行，大会选举了陈风山为县苏维埃主席。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纠集六十多万人马，开始向我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敌人以五个师的兵力，东从浙江江山、玉山，南由贵溪波阳，向赣东北苏区猛扑。信江沿岸的唐淮源、王锦文两个师在蒋鼎文、周浑元两个师的配合下，陈兵河口、永平、石塘、陈坊，对铅山苏区进行围攻。当时，闽北只有福建军阀刘和鼎的五十六师，兵力比较薄弱。赣东北省委决定红十军第二次入闽，主力转到外线作战，把围攻赣东北之敌调离苏区，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打击。一九三二年九月，红十军三个主力团，一个机炮营，一个特务营在方志敏、周建屏、聂洪钧同志的率领下，由新滩渡过信江，经扬村到达紫溪，与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以及李金泉、薛子正等同志会合。

方志敏同志在紫溪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了红十军的作战计划：第一步，以主力攻取赤石，以一部分力量配合闽北独立团攻取屋村；第二步，佯攻崇安县城，围点打援，联合闽北独立团进攻浦城，彻底捣毁敌人在闽、浙、赣边的军事指挥中心，

进一步开辟浦城苏区，并解决一批军需给养；第三步，回师铅山以进一步打通闽北与赣东北两块苏区的联系。

九月十三日黄昏，红十军离开紫溪，翻过分水关进入崇安，一路雄风，连克赤石、星村，接着又打浦城。敌人以为红十军打了浦城之后，将由浙西南返回赣东北苏区，七十九师的王锦文、六十三师的唐淮源，就急急发兵紫溪，企图乘虚南犯一举搞垮闽北苏区。九月二十日左右，七十九师在前，六十三师在后，耀武扬威地向紫溪岭开进。铅山县委、县苏维埃领导县独立营和各区、乡游击队、赤少队一面组织坚壁清野，掩护群众向山里转移，一面在山口隘道，布放挨丝炮，寻找敌人的弱点，设埋伏，打小仗。敌人气势汹汹地寻找主力红军决战，但是，他们进入苏区以后，既看不见红军，又看不到群众，到处扑空，到处挨打，搞得草木皆兵，寸步难行。正在这时，红十军出敌不意地从浦城挥戈回师，在五里峰与敌七十九师遭遇。我军主力强行登上车盘与下渠之间的老鸦尖制高点，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双方激战数日，敌人不能前进一步，便分兵绕过紫溪岭，企图从洋西湾走港口偷袭车盘。

为了保障红十军的侧翼安全，在港口方向，闽北独立团政委吴先喜同志早已带一个营和铅山独立营埋伏在铜钱岭上。敌人趁黎明前的黑暗，悄悄地从洋西湾方向前进，没想到在港口遭到伏击，被闽北独立团打个措手不及。受挫的敌人退出山口，重新组织兵力，轮番向港口对面的铜钱岭阵地冲击。吴先喜同志沉着果断，指挥部队凭借有利地形，一次次打退敌人。敌人损失一个多营，始终没有突破港口防线。闽北独立团缴获了一百余条步枪，两挺轻机枪，一门迫击炮。

红十军在“老鸦尖”挫败七十九师以后，留下闽北独立团

和铅山独立营据守阵地，牵制敌人，大部队取道石堇、扬村，浩浩荡荡回师赣东北苏区。七十九师、六十三师发现我军直逼河口，担心腹背受敌，慌忙掉头撤离。至此，敌人对闽北苏区和铅山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红十军第二次入闽，不但帮助闽北苏区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同时开辟了大片苏区。作战中消灭了大批敌人有生力量，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以及食盐、布匹、药品、银元等，还缴获了无线电台两部，红十军将其中一部留给闽北苏区。从此，闽北苏区开通了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联系。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闽、浙、赣边的苏区大有汇合之势，一九三二年十月，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这时，我经区党委书记黄志和同志介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随着红十军第二次入闽的胜利，闽北红军又与罗炳辉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二军在邵武会师，闽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同月，闽北分区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安街召开，决定闽北红军独立团扩大为师，黄立贵任师长，邹琦任政委。同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北军分区，薛子正任总指挥，黄道任总政委，肖韶为政治部主任。

与第四次反“围剿”同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的肃反运动，在赣东北和闽北苏区开展起来。

一九三一年四月，控制中共中央的王明左倾路线，在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改造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集中力量进行反右倾斗争的要求，并派曾洪易为中央全权代表到赣东北省委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曾到赣东北以后，极力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破坏了赣东北省的大好形势，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一九三二年五月，曾将肃反的锋芒指向赣东北

革命的先驱、赤色警卫师政委吴先民，说他是“改组派首领”。曾不顾方志敏、邵式平同志的反对，下令对吴先民等人进行严刑拷打，指名逼供，从此“改组派”、“AB团”分子越抓越多。一九三二年七月，在曾洪易的授意下，赣东北省委作出了肃反工作的决议，是年八月，闽北分区委机关报《红旗报》，连续发表肃反工作专号，号召大家十二分地紧张起来，为保障苏维埃政权而肃反。于是肃反的空气日益紧张起来。

红十军第二次入闽，在铅山杨村与闽北领导人会合时，传达了赣东北肃反中搞出来的闽北党政领导人中的所谓“AB团”、“改组派”名单，其中有闽北分区苏维埃秘书长徐常、闽北分区委党校校长熊祺、闽北分区委政治部主任董思远、广丰县苏维埃主席周元煌，以及闽北兵工厂修械所的三位修枪师傅。这些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逮捕错杀的。

吴先喜同志是吴先民的堂弟，一九二七年吴先喜经吴先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吴先民同志被错杀以后，吴先喜受到株连。本来红十军二次入闽时，聂洪钧准备处置吴先喜，可是在港口战斗中，方志敏同志看到这样一个作战勇敢的 优秀指挥员，怎么也不信他是“改组派”，就把吴先喜同志保护了下来。闽北独立师组建的时候，吴先喜同志被调到铅山作地方工作，不久任铅山县委书记。

一九三三年二月，在紫溪召开了铅山县第五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肃反工作，布置了突击扩大红军和进行查田查阶级的任务。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派曾昭铭到会指导，县委书记洪坤元主持会议。这次大会选举江正洪为县苏维埃主席。

四月下旬，在第四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闽北苏区和中央苏区连成一片的形势下，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四十次常

委会议，认为闽浙赣边界战略位置重要，决定将闽北苏区（辖崇安、建阳、浦城、上饶、广丰、铅山、邵武、光泽、贵南等县）、建（宁）黎（川）泰（宁）苏区等合组为闽赣省，设址黎川，省委书记顾作霖、组织部长彭皋，黄道由闽北调闽赣省委任宣传部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参谋长薛子正并兼闽北分区司令员；省苏维埃主席邵式平，财政部长毛泽民，裁判部长曾昭铭，教育部长胡德兰，政治保卫局长杨良生。此时，赣东北方面，红十军奉令调中央改为十一军，地方游击队赤卫师编为新十军。

闽赣省建立之后，闽北苏区划归闽赣省领导，闽北独立师也由黄立贵率领调闽赣省，编为红七军团二十一师五十八团，黄立贵同志任二十一师师长。闽北苏区，由肖韶任分区委书记，黄富武任团委书记，并以崇安、铅山、广丰独立营为主，重新建立独立团。铅山县委决定把紫溪、王泊坂等几个区的区中队调来，重建了县独立营。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铅山县在紫溪召开第六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新任县委书记吴先喜同志主持会议。这次会议选举林振邦为县苏维埃主席，我是县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之一，会后任县军事部政治委员。

从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蒋介石向红色苏区连续发动了四次“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闽北和赣东北苏区，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作战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相吻合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即：“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这一正确的作战原则，帮助红军和游击队取得一次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中央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这时驻铅山县城河口、石塘、扬村等地的国民党梁立柱二十一师、王锦文七十九师，开始以强大兵力为掩护，日夜建筑碉堡，作进攻的准备。他们在赤白界的村镇路口实行宵禁，严格限制行人。除了军事封锁之外，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剧，敌七十九师以师长王锦文、副师长王乡庭的名义，规定封锁苏区办法十条。反动的地主武装也乘机利用大刀会骚乱苏区。一次，铅山县独立营去白区活动，到了一个叫上沪坂的村子，便住下来烧饭，万没想到，反动大刀会徒就藏在附近房子里。正当战士们吃饭的时候，这些暴徒一涌而出，战士们一时措手不及，三个连边打边撤，好容易冲出一半多人，其余的有的当场被暴徒们杀害，有的被俘后给剥光衣服，倒挂起来活活吊死。

这年九月，为了重整部队，县委决定派我到独立营。

调动工作那天，县委书记吴先喜把我叫到紫溪河南的县委办公室，开口便问：

“仁洪同志，你一直想打仗，把你调到县独立营工作怎么样？”

开始我以为真的是让我到独立营当个一般干部，心里正高兴，便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没问题。”

吴先喜看着我郑重地说：“你有这个决心很好，这次在上沪坂，独立营的损失很大，领导班子要作些调整，你去了以后，不但要打好仗，而且要把这个营的政治工作管起来。”

“怎么？”我忽然明白过来，瞪大眼睛看着吴先喜同志。

“县委决定你去独立营任政治委员。”

“吴书记，你知道，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做地方工作，现在一下子让我带一个营打仗，怎么能行？”我着急地分辨说。

“喂，干革命就是学着来嘛，谁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当初你做地方工作，脑子里不也是一张白纸吗？你在王泊坂区经常带游击队到白区活动，不也是打了不少仗吗？多打几次仗，好好总结一下经验，也就懂了。”吴先喜同志反复鼓励我。

我说：“吴书记，我担心，闹不好让独立营再受损失。”

“用兵打仗是要谨慎，可自古以来没有常胜的将军，要我说，打十仗只输三仗的指挥员，就是难得的优秀指挥员了。不要打怵，好好干，你干营政委，我兼你们的营委书记。”

听说吴先喜同志当我们的营委书记，我高兴极了。当时吴先喜同志在铅山的威信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赣东北过来的优秀领导干部。

吴先喜同志年长我十几岁，是江西横峰县青坂村人，幼时读书私塾，后来在铅山县河口中学读初中，因家庭困难，十二岁辍学务农。一九二五年夏天，党派黄道同志回到家乡横峰搞农民运动，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岭阳学会”。第二年秋天，在党的领导下，横峰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吴先喜参加了青坂桥的农民协会。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军阀李烈钧进到上饶成立反动的江西省政府，并与地方封建势力勾结，镇压革命运动，吴先喜组织农民自卫军上山打游击，率领农民武装与反动派进行过顽强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方志敏同志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在弋横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吴先喜是第二路指挥之一，负责青坂桥、上源、明山岗一带的起义领导工作。弋横起义胜利之后，他经吴先民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担任横峰县的区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到上饶县任代理县委书记兼上饶独立团的营政治委员。一九三〇年夏天，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赣东北红军与闽北红

军合组为红十军攻打九江，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被搞空了，国民党反动派乘虚而入，向根据地大举进攻。当时吴先喜仅带一个营留在上饶一带坚持斗争，顶住了敌人的“围剿”，保存了革命力量。一九三〇年下半年他调到闽北独立团当政委，一九三二年底又任铅山县委书记。吴先喜同志有文化，既勤于学习，善于掌握党的政策，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又精通军事，善于指挥打仗。他来铅山后，曾组织过铅山苏区的体育运动大会，他组织主持大会，制定比赛规则，训练裁判员，还亲自参加短跑赛。有这样一位领导同志作独立营的营委书记，我心里踏实多了。

第二天，我去独立营报到。在吴先喜同志领导下，我们调整了连的干部，又从各区游击队中挑选了许多优秀战士充实连队，独立营又恢复了三个连，二百多人。

第三天，国民党二十一师驻石塘镇的一个团就向我偷袭。敌人一千五百多人，趁着夜黑，翻过六顶庵，拂晓前，悄悄抢占紫溪镇背后的一个制高点。但很快被我哨兵发现。听到报警的枪声，全营同志迅速进入阵地，掩护县委、县苏维埃机关的同志向北石岭方向转移。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三点，敌人反复向我营高地冲锋，都未得逞，只好退回镇子里抢东西。这时，吴先喜同志一面指派各区游击队从后面袭扰敌人，一面命令县独立营作正面反击。战士们象猛虎一样冲进镇子。敌人抵挡不住，慌慌张张往石塘撤退，有的连重机枪都来不及扛就逃跑了。独立营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汤山岗。这一仗，我们打死了一百多个敌人，还缴获了步枪三十多支，马克辛重机枪一挺。

不久，敌人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日益加剧，黎川失守，闽赣省委迁到建宁，闽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的联系被切断，由于浦城、建阳方向敌人的大举进攻，闽北分区党政机关从崇安城撤

回到大安。

十一月份，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调兵遣将围攻蔡廷锴，闽北形势有所缓和。这时，黄立贵同志带五十八团从抚东方向过来，计划打铅山县城。

铅山县政府所在地——永平镇，四周有高大的城墙，城南是一片高山，国民党二十一师的部队控制各制高点，城东、西、北三门都与水路相连，白天来往行人从桥上过，晚上掌灯以后，守桥的敌人把桥中间堵死，断路宵禁。一九三二年以前，闽北独立团和铅山独立营都曾几次打过铅山县城，皆因城防坚固，不能凑效。根据前几次作战的经验，黄立贵决定将五十八团秘密隐蔽在城南福兴一带的山里，铅山独立营派两个连佯装攻城，把敌人从城里引出来，然后回头与五十八团合围，把出城的敌人吃掉。

我们在紫溪吃过晚饭，悄悄地向县城进发。我带着独立营走在前面，寒风吹得身上发冷，但想到明天要跟敌人演一出好戏，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队伍在城外埋伏好，拂晓便发起了“攻击”，“噼噼叭叭”的枪声，穿过晨曦飞进城里。队伍接近城南关，敌人却关闭城门，与我对峙，直到日近中午，敌人始终没有出动。黄立贵料定敌人不会出城，只好通知部队撤回紫溪。回撤时五十八团为前卫，我营随后跟进。冻了一夜，没能歼灭敌人，战士们有点扫兴，一路上都在骂敌人狡猾。走着走着，队伍接近虎形村时，突然前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情况有变！五十八团迅速向虎形村东山前进，抢占制高点，我迅速指挥部队进入战斗。正在这时，师部的通讯兵跑上来说：“陈政委，我们中了敌人的反埋伏，黄师长正在组织部队反包围，命令独立营迅速抢占

右边高地，把敌人打下去！”我抬头一看，右前方的敌人正在那个高地上爬，企图截断我们的后路。我大声喊：“快！抢在敌人前头，把高地控制住，坚决把敌人压下去！”独立营的同志随着喊声，象潮水一般扑向山头，迅速地爬上了高地。敌人看到红军已经抢先一步，便着急地打起枪来。我们居高临下，这一下紫溪战斗中缴获的那挺马克辛重机枪可发挥了威力，随着“嘎嘎咕咕”的叫声，敌人应声倒下了一片。原来，我们攻城的时候，铅山县城的敌人看到我们不是主力红军，但因不明虚实，没敢轻易出城，便派驻石塘的部队出来打我们的反伏击。谁知一接火，敌人才知道碰上了主力红军五十八团和县独立营，叫苦不迭。黄师长指挥部队猛打猛冲，我们独立营也凭借有利地形，配合五十八团把敌人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往下赶，不一会，便把他们压到山下的稻田里。刚收割的稻田又湿又粘，稻茬绊脚，跑起来十分吃力。战士们沉着射击，把敌人一个个打翻在稻田里。战斗到黄昏，敌人丢下二百余具尸体，狼狈地从尤田方向撤回石塘。

这一仗，把敌人二十一师驻石塘的这个团打苦了，他们死伤七百多人，黄昏，我们撤出战斗的时候，虎形村周围的稻田里、山坡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仅我们营就缴获七十多条枪。战斗结束后，部队兴高采烈地从港里、坑口胜利回到紫溪。

一九三四年三月，敌十二师开始向铅山苏区全面进攻。吴先喜同志调离铅山，到光泽任县委书记。县委和县苏维埃机关即撤离紫溪，移驻下渠一带，独立营也转移到北石岭至下渠一线与敌人相持。形势一天天恶化。闽北分区委决定把上饶、铅山两县合并为上铅县，林振邦仍为县苏维埃主席，同时合并两县独立营为上铅独立营，我仍任独立营政委。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激战四渡桥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影响，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虽经红军长达一年的苦战，终于失败，主力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主力红军离开苏区以后，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

闽北红军的游击战争，是从撤出闽北苏区首府大安街开始的。

大安是武夷山中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地处闽江支流崇阳溪上游，往南可到崇安县城，往北翻过分水关，就是江西铅山、上饶、弋阳一带。这里是闽北和赣东北的重要交通咽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闽北根据地领导机关从崇安县城搬到这里。

深秋的一天，闽北军分区交通员送来一封信，要独立营留下一个连配合上铅县苏政府继续坚持当地斗争，其余的由我带到闽北军分区驻地大安街待命。

我按照指示，带领独立营三百多人来到了大安。刚把部

队带到军分区司令部指定的地点休息下来，机关的同志便领我去见闽北军分区政治部的张主任。张主任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他先问了路上和部队的情况，然后，告诉我说，现在国民党军队正在集中力量围攻我闽北苏区。目前，周志群的新编十一师、刘和鼎的五十六师、张鉴基的独立四十五旅、梁立柱的二十一师、郃子举的河南总队、十二师、七十九师和江西、福建两省的保安纵队计十万之众，正北从铅山、上饶，南从崇安、建阳，东从广丰、浦城，西从邵武、光泽，步步为营，层层推进，对我闽北根据地形成了铁壁合围之势，形势是严重的。说到这里，张主任站起来慢慢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远处延绵层叠的武夷山，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国民党军队虽然人多势众，但是他们多次吃过红军和各地赤卫军的苦头，谁也不敢贸然进攻。现在南面的敌人已经占了崇安县城，正在加固城防，估计近期不会进攻，我们要抓紧时间扩大红军，搞好生产，做好反“围剿”的准备。说到这里，他看着我，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说，这次军分区调你来，打算让你到政治部做青年干事工作。他的话使我感到突然，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没等我开口，他示意我坐下，笑着说，知道你思想准备不足，但是军分区领导同志考虑到你过去在铅山的区、县做过较长时间的地方工作，有一些经验，现在我们又特别需要做地方青年工作的干部，决定还是你干合适。听了他的话，我急忙争辩说：“主任，上铅独立营我熟悉，还是让我跟同志们在一起打仗吧？”张主任说，仗将来有你打的，现在我们主要是乘敌人进攻的间隙，抓紧做扩大红军，训练赤卫队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动员大家支援红军，保卫苏区，你就不要再争了；至于上铅独立营的其他同志，军区已决定，战士编到警卫营，干部和战斗骨干一律进军区红大（闽